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04 年白鯨諮議平台第 3 次例行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第一研究大樓會議室

主席：陳館長啟祥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討論提案

案由：針對本館白鯨適不適合野放或送到其他地方進行收容，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白鯨諮議平台第 2 次例行會議結論辦理。

叁、會議結論

委員會決議，現階段白鯨的野放和移地收容風險是非常大的，因此現階段不宜將白鯨野放或送到其他地方進行收容，但未來我們若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我們還是可以用開放的態度與專案的方式來討論這個議題。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附錄：會議紀錄逐字稿

主席報告及委員介紹。

委員介紹：略。

陳館長啟祥：

從去年九月開始，大家知道因為白鯨的死亡，所以在去年我們開始計畫舉行這個諮議會議，感謝各位老師先進們、黑潮基金會以及動物社會研究會提供我們許多建議，讓我們在豢養白鯨方面能夠更圓滿並符合大家的要求。當然我也要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海景公司，他們在白鯨身上真的也花了很多心血。此外我也要感謝我們館的同仁在協助海景監督工作上提供許多重要的協助。我們第一次諮議平台會議主要是在檢討白鯨死亡原因，在這次會議後我們在網上公佈了許多資訊，大家在我們官網的白鯨紀錄，可以看到攝食紀錄、水質資料及歷年白鯨研究發表資料，最近還有直播系統可以看到白鯨，應該是 24 小時的。

張主任至維：

對，24 小時的。

陳館長啟祥：

大家可以在網頁上看到白鯨的動態資料。第二次的會議，我們主要是檢討如何減低白鯨受到的緊迫，還有如何開始執行很多白鯨相關的研究如聲音和行為研究。這一次會議主要是因為上次會議朱增宏委員在會議中，希望我們準備白鯨適不適合野放這件議題可以提出討論。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如果沒有我們就開始進行今天的會議。

我們先請海景公司，我們的合作夥伴，就對白鯨現況和環境豐富化與聲音監控計畫執行現況進行報告。

柳主任維崇：

先前有委員提出要做白鯨超音波檢測，我們在前兩個月有執行，在我們的每日觀察飼養日誌上也都有，在操作上白鯨做脫敏也都沒什麼問題，只是我們發現頻繁度太高的話，白鯨還是會有一些緊張，所以會造成動物有一些胃部不舒服狀況，後來我們是比較早發現，從口中黏液發現牠好像有些不舒服的反應，還不至於影響到行為，如不吃或是精神上，但是我們從身體反應先觀察到，所以我們可以先去預防，透過老師協助改善狀況，動物也都穩定下來。再加上我們有新進人員，

我們後來觀察到可能不只有一項，包含新進人員的適應上，動物可能也在適應我們的新進人員，所以我們在調整上也是將新進人員的強度變低，動物現在是比較平穩的狀況，那我們接下來跟老師討論看超音波執行程度是要到哪一些部分。我們原本有請楊老師幫我們做動物行為觀察研究，後來因有其他原因，老師現在也無法幫我們進行，所以這部分我們現在還是在尋求其他相關老師幫我們執行。我們現場是自己也有在做一些行為觀察，其實每年都有做，去年是沒有增加動物行為豐富化狀況下進行觀察，今年因為委員有提說要增加動物豐富化，就是要多給一些玩具給動物，這是行為豐富化的部分，所以我們今年豐富化做的比較多，觀察部分有也做但只是剛做一段時間，有稍微做比較，當然對動物行為上是有一些幫助，包括看他休息時間，或是休息漂浮時間會變少，因為有玩具，有豐富化的東西，所以動物玩的時間會變多，當然有些行為有一些改變。

陳館長啟祥：

謝謝柳主任的報告。對於剛剛柳主任的報告，請問各位委員有什麼建議。

吳委員永惠：

剛才柳主任有提到超音波，請問這是要列入臨時動議或是現在要進行討論？

陳館長啟祥：

我們還沒有進入提案討論，現在主要先針對白鯨狀況進行討論。

陳主任玉敏：

館長您的聲音是不是沒有開？聲音很小聲。

陳館長啟祥：

對不起。我們剛剛是跟各位報告白鯨狀況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莫委員顯蕎：

剛剛有提到直播，那是只有影像嗎？

張主任至維：

對。

莫委員顯蕎：

未來是不是可以做聲波的？你可以放麥克風進去，那直播時就可以聽

到聲音。這樣的話像剛剛柳主任提到行為豐富化，我覺得是不是這方面可以多加強，因為你把牠的行為生理都弄好的話，這是非常好的。所以希望行為方面可以多加一些努力，謝謝。

陳館長啟祥：

我來回答莫老師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公部門已經接洽另外的老師，因為他們機器還沒到，原本預計九月初要進行聲音的研究，那第一步是要去偵測白鯨的聲音，根據這些聲波波長去配合資料庫的資訊，偵測出什麼樣的動物，這樣開始進行研究。希望九月中前開始，謝謝。

張委員卉君：

我想請問館長和執行團隊，剛剛有報告過，這會議已經開第三次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會議中我們也認為聲音和行為研究都是刻不容緩的，為什麼到現在已經是第三次會議了，可能再一次我們就要結束了這會議了，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研究成果，是有什麼困難嗎？或是說時程抓不出來，是不是有什麼替代方案，讓我們知道這件事情有在進行，謝謝。

陳協理泳銘：

我不曉得張委員意思是說我們在聲音和影像這方面。

張委員卉君：

不是，我是說之前我們不是一直討論需要讓研究團隊進到白鯨這邊來看聲音的影響和動物行為。

陳協理泳銘：

我們柳主任剛剛已經有講我們有找一位嘉義大學老師來協助我們，但後來因故無法執行，所以現在我們還是在尋找適合可以幫忙的老師，這是我們一直持續在進行的事情，謝謝。

張委員卉君：

那我們想要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開始進行這一部分。

陳協理泳銘：

我們跟委員報告一下，我們公司不是研究機構，我們也希望配合有一些專家學者可以做這些事情，那在這個領域的專家學者也不多，那每個老師時間都很忙，加上我們館的位置比較偏遠，那之前老師答應我們後來又婉拒，我們還是持續在進行這件事情，都沒有間斷，所以什

麼時候會有一個期限，我們也不知道，如果可以找到人我們很願意來進行這件事情。

陳主任玉敏：

各位委員大家早安，不好意思，今天談到聲音我就先談一個問題，不知道是不是中年有點耳背，今天大家發言我都覺得聽不清楚，特別是館長您的發言，所以等一下大家發言可不可以大聲一點，還是這麥克風的問題，還是只有我一個人聽不清楚。

陳館長啟祥：

你的聲音聽起來很清楚。

陳主任玉敏：

謝謝柳主任和辛苦的飼育團隊，我想請教一下，剛剛提到從上次開完會到現在白鯨狀況，有談到可能太頻繁加上有新進人員，導致動物的胃有點不舒服，現在已經穩定了，加上幾位老師協助，現在狀況好一些，這是指有一隻白鯨嗎？還是三隻都這樣？

柳主任維崇：

是三隻的時間不太一樣，程度不太一樣，我說的是超音波、新人和颱風是同時，就是大概差不多時間都有，通常以前的動物是如果有不舒服到有身體反應，可能是不吃或精神不好，才會發現，現在我們是事先觀察身體還沒有狀況的時候我們就先用黏液和胃液去做檢查，都是輕微狀況我們就去改善，沒有到很嚴重。

陳主任玉敏：

謝謝柳主任，我是有一個想法，像是以後開會如果柳主任您這樣報告是不是有一個書面紀錄，好比說是什麼時間發現。

柳主任維崇：

這些飼養紀錄上都有，包括我們環境變化，就是上次提到說演習、颱風或是停水我們都會做記錄在上面。

陳主任玉敏：

館長我的意思是說，在第二次會議的時候，雖然不是我來，但我在看會議紀錄時候，大家有討論說這些資訊要怎樣公開，那如果說有學術想要研究，那我是說畢竟我們這一個委員會，我很想知道說柳主任你們在現場是怎樣去記錄，所以我是想說如果可以的話，報告可以附一

兩頁你們的工作報告，讓我們知道你們的觀測是怎麼做的。

柳主任維崇：

這上次有，上次報告有讓各位看到。

陳主任玉敏：

上次用簡報嗎？我意思是說可不可以用 1-2 頁紙本給我們看一下。

柳主任維崇：

有阿，上次報告有用，那些資料我們每月都會提供給公部門和主管機關審查。

陳主任玉敏：

我意思是說可不可以留 1-2 頁紙本讓我們看一下。特別是您今天提到這些問題我都覺得很重要很有意思。

陳館長啟祥：

我們上一次在報告就是海景公司。我發現這是我按著聲音才會大聲。前兩次會議我們都有把這些資料顯示給各位委員看過，而且柳主任都有做簡報詳細報告，對不起不知道您會重複問這問題，所以我們不知道要準備。他們的這些飼養報告、餵食和動物狀況都會跟公部門報告，非常仔細，我們網頁上有這些資料嗎？

李獸醫師宗賢：

這一部分資料是沒有放在網頁上，因為上一次我們在會議中，委員會是決議說：如果有學術單位要進行研究是可以來進行申請的。

陳館長啟祥：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始今天的提案討論，今天主要是針對本館白鯨適不適合野放或送到其他地方進行收容進行討論。我們請海景公司和公部門先提出立場。我們請獸醫師先解釋一下。

李獸醫師宗賢：

我先針對我們收集的資料進行解釋，首先不管我們這些白鯨是要送到野外或是送到其他單位進行收容，在整個過程當中，這些動物一定會歷經捕捉、搬運、運輸和適應新環境這些必經過程，而且這些動物並不是一般的小型犬貓動物，牠們的體型非常的大，那這些過程中，我們參閱了文獻資料，不管是陸地或是水生的哺乳類動物，我們都發現動物在經歷前述的過程都會對動物造成極度的緊迫，甚至嚴重的時候

會造成動物死亡，那我嘗試整理以上這些資料給委員們參考。那我們館方目前的立場是認為，當我們目前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讓這些動物完全在沒有損傷的情況下，我們是比較不建議對這些動物進行搬運和遷移的一個動作，因為這些白鯨並不是說像一般動物，我們可以把牠們裝在籠子中，就可以帶來帶去。前次鯨鯊野放的事件也讓我們知道，大型動物在搬遷過程對其造成傷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同時會伴隨很多我們無法預測的因素，所以我們希望站在比較保守的立場和野生動物保育法的一些限制，比如說要經過主管機關同意，我們才可以進行野放。所以目前我們還是希望採取較保守的策略，在還沒有找到百分之百不會對動物造成損傷的方式以前，我們目前是建議讓動物繼續留在海生館這邊。今天農委會也有派員出席，那我們也想請他幫我們就野生動物保育法，關於動物野放這方面幫我們做解釋。

曾技士建仁：

鄭技正今天有其他會議無法出席，由我代為出席發言。就野保法主管機關林務局態度來說，只要依照野保法 32 條提出野放申請我們都會依法進行審查。至於目前保育類動物野放標準，因為動物種類繁多，所以我們會由專家學者進行審查，以及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的一些方針，和審查的目的與方法進行探討，以上。再補充一點，如果審查通過，對於野放地點所在地的法規我們也要去遵守，以上。

陳館長啟祥：

謝謝。

陳博士德豪：

各位委員好，我是企研組研究員陳德豪。針對剛剛獸醫師意見我再做一些補充，我們剛剛提到野放和收容兩部分，以收容部分來說，目前臺灣應該沒有地方可以容納這三隻白鯨，那就野放而言，之前鯨鯊還可以就附近水域來進行，那白鯨的話就要放回原棲地，光是這部分的長程運輸，應該就對動物有極大的緊迫，而且像白鯨在國際貿易上，通常是以較小的個體進行，我們這些動物在這邊已經圈養超過十年，這樣巨大的個體要放回去，運送捕捉過程，動物的緊迫和成本都非常高昂。另外就其他鯨豚類野放，大部分是海豚，這麼久的飼養，中繼站和訓練人員等等成本，還有跨國，因為白鯨是在俄羅斯不是在我們

附近海域。所以就前述等考量，我認為目前實際上不太可能這樣做，我們應該就現有資源來改善改善動物現有的在生活照護和動物福利上。

陳館長啟祥：

我想這就是我們的立場，我們現在是不是來進行討論。

陳主任玉敏：

這個議案是上次會議朱委員提出來的，我們謝謝宗賢和研究員提供這些資料報告。當時會議會提出這樣一個議案，我覺得有一個意義，也就是說我們開這樣的會議，我們每個人對委員會的期待是什麼，我們想要達到怎樣的目標，我們要怎樣跟社會大眾交代，不管怎樣我們當初把這 10 隻白鯨引進來，我們透過很多錯誤或是傷害，我們可以在裡面學習什麼，我覺得我們人最可貴的是，我們可以負責和反省，其實我看提出的這評估報告，我感觸很多，現在寫說不宜野放這些動物，這些運輸這些說法，我認為也就足以說明當初牠們不應該被引進來，雖然我覺得個體大小不一樣，但是會造成生物緊迫那是一樣的，那我這樣說不是要去翻舊帳，我沒有這樣的意思，我還是說我認為人最珍貴的是具有反省能力，所以朱執行長上次提出來最主要是，我們這會議開到現在，除了目前為止楊老師原本要執行而後來沒有執行的研究外，所以行為和聲音這部分還沒有開始外，那至少我看到剛剛柳主任談到的是，這陣子你們多了很多豐富化或是透過人和動物互動，因為不動也是一種刻板行為，當然牠的行為變得有趣了，所以我會覺得說今天會議上，我們不需要去做決定說要不要把動物野放，我認為今天不需要去做像您剛剛說的甲方提案，乙方否決他，而是說我認為它還是一個進程，包括我跟各位委員報告，我們也透過詢問其他的國際保育組織，也有在接觸跟鯨豚圈養有關的有經驗的人，那我在想是說，我們可以把這議案保留，讓它有一個很大的空間，這空間是，我們不用急著去否決它，如果今天有別的因緣進來，比方說真的找到一個好的可以移地收容的地方，那地方經過委員評估過，增加更多海洋專家進來，各位專家評估過，其實我們可以敞開心胸來做這件事情，以今天開會的時間點，當然很多因緣可能不具足，剛才我講的其實我們也都還在接洽，所以假設今天有這樣的因緣出來，也許我們可以再來

這邊進行討論，我的意思是說，朱執行長上次在這邊提出這議案時，有一個很重要的，我們這四次會議開完後，我希望館方對外可以有一個記者會，甚至是我們保育團體也想去跟社會大眾交代說，在死了7隻白鯨之後，館方這幾年做了很多努力，我們也看在眼裡，那飼育員或是在座的每一位都很有誠意的在這邊，為了3隻白鯨可以過得更好一點，所以我覺得這些努力任何人都不會去躲避它，所以我希望至少我們跟社會大眾交代的時候我們可以去說包括野放或者是移地收容，這些都曾經在我們的委員會裡面做過很好的討論，而且我們也不放棄讓動物過得更好，或許最後大家評估就是讓動物們留在這邊是最好的，我們也接受，我們保育團體不是抱著說一定要怎麼樣，我想當初鯨鯊野放的事情，老實講，到現在每次我想到這件事情我心裡都很痛，然後我覺得那件事情有太多太多因緣的環節，包括當初要不要有中繼站，怕有颱風季節，也相信館方和海景公司這邊評估，所以人類總是在很多事情經過後會有很多學習，可是這些學習我不會把它拿來做為批評的這個，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想往前走，我不曉得我這樣的表達是不是夠明確，我覺得我們今天不需要來提出說要野放或是不野放，因為我覺得很多因緣還不具足，那至少館方這邊很辛苦提出這些評估，我們也還在找很多國際的資源來，也許真的會有地方可以去，也許也可能沒有，我只是說希望把這樣的評估最後放到可以對社會大眾一個交代，也許我們真的承認海生館過去的決策是有失考量的，所以進了這10隻動物來。就像我們在學校教孩子們解剖，我們會告訴孩子說，我們犧牲這隻動物我們會得到什麼樣的教學效益，或者是說我把這些動物帶到實驗室後，牠們後來有沒有地方去，我有沒有其他的方法。館長我跟大家這樣說，不是想跟大家上課，我們經歷這些事情本身就是很好的社會教育，我認為臺灣民眾要一起成長一起來跟我們承擔，當初我們那麼喜歡看這10隻白鯨，究竟付出了怎樣的代價，這些代價是人類無法解決的，是動物在承擔，我們只是最後希望說我們可以有一個，包括我剛剛為什麼想要要柳主任剛剛說的那些紀錄，我覺得像剛剛柳主任提到說增加行為豐富而看到行為改變，這我就很鼓勵館方放到網路上，我們都可以幫館方來推銷，因為這是你們的努力，而且其實透過這樣努力，我們可以這樣跟民眾說，就圈養動物而

言，因為人類的努力，我們來照顧好某一部分的動物福利，把做的好的部份讓民眾知道，謝謝大家。

陳館長啟祥：

謝謝陳主任，那我來回答你的問題。一開始我們會議就定調沒有要決定這些白鯨是不是要野放，我想我們委員們都很清楚，在上次會議時，我們希望藉這會議，能夠集思廣益針對白鯨野放議題，提出各種不同看法，這就是教育，所以我們今天也是朝這方向走。那針對現在是第三次，過去兩次會議，我並不覺得我們沒有任何進展，以一個科學家來講，我深切體會到我們同仁和海景公司所做的一切努力，在我們紀錄上或豢養上，每一位老師付出的努力，我們有很多重要的數據，這些數據我們大部分放在網頁上了，可是另外一部分，這也是教育，而且這些數據我們必須徵求這些獸醫師老師們的意見，才能夠放上去，並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放上去，抱歉這是因為有這考量，不是說藏私，那這是在研究學問上的一些，等一下若是老師們可以幫忙解釋的話請提出來。

陳主任玉敏：

館長，這部分我們沒有問題，我們不是要做這樣無理的要求，我意思是說老師們可以不用補充。

陳館長啟祥：

我知道你的意思，謝謝！從一開始在去年白鯨死亡我到台北和你們開會我就知道你們要的是什麼，其實我心裡也是要那樣的東西，所以你不用擔心，所以在這幾次會議裡面，我自己覺得我們收穫非常多，那針對剛剛研究方面，海景同仁剛剛已經報告過，他們在往外聯繫方面，遇到一些困難，這些困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就是中途就是這位老師就是撤回，所以我不會去責怪海景這邊，但是我也要求公部門要趕快幫助他們，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自己去找中研院的研究人員來幫忙，所以從過去一年來，動物在九月份過世，那一段混沌時期，12月開始好了，到現在九月，九個月當中在設計研究和計畫，時間不算很長，尤其是針對白鯨，臺灣能進行白鯨研究的並不多，那這是我提出來的，或許各位有一些不了解，不過中心的主旨，海生館對於白鯨研究，對於運用僅存的3隻動物，好好的照顧動物們，從中把教育

素材釋放出來，我想這是我們的中心主旨，我在這邊說明，讓不放心的人可以放心。所以接下來我們再來聽聽看針對野放這件事情其他委員意見。

陳協理泳銘：

我們非常贊同館裡面當初設計這些教育，藉科普的部分讓民眾遊客來了解這些海洋生物，所以剛剛有委員說，當初決定是不妥當的，這部分我覺得這是好的，所以今天不能說我們做了什麼事情，就說以前是不對的，剛剛館長說的，我們館的設立宗旨，我覺得是對的，對我們執行單位來說，生物也好人也好，或是要研究的人也好，這是一個平台，來讓各個需求的人有所得到，館當初設立是對的，不是錯的。

陳館長啟祥：

謝謝。陳主任剛剛沒有說對或錯。

陳主任玉敏：

我不是這意思，我只是認為說當初引進時，就環境豐富化設施方面或是飼育技術方面，其實都是在錯誤中學習的，我們沒有很好的準備就引進，但我覺得我們不是要在這邊討論當初引進來對或不對，因為這牽涉到很多倫理價值問題。

陳館長啟祥：

那我們繼續。

顏委員聖紘：

不好意思，我是臨時被抓進來的。以我的觀點來說，我們一直在處理野生動物貿易這部分，我們這麼說好了，臺灣根本也沒什麼專家，在場像海景很多水產科系畢業的，你們在學校有老師教過嗎，就是沒有，哪一個水產科系有在教授動物福利，就沒有嘛！臺灣動物福利，我講明白一點，臺灣動物福利議題，因為缺乏中心思想，所以其實都是有興趣的老師配合社會風向跳出來講一些話，這個我很清楚，要不是這樣的話，我也不會一天到晚跑去公部門和人吵架。我上星期才跑去陽明山國家公園，就是為了流浪狗餵食的事情，你可以在那地方看到不同科系對於動物瞭解的程度差異有多大。那我們回到白鯨這件事情來說，我自己想法是這樣，我就直接明白的講，我是不贊成野放，但是不贊成野放的原因是希望動物能活久一點，而不是在放出去後，在無

法評估到底怎樣以前就野放，因為白鯨是社群動物，所以你丟出去，要是牠不被接受怎辦，牠不被接受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再加上，我們回到野生動物保育法來說好了，今天也有林務局的人在場，其實野保法根本沒有說這件事不能做，只是說針對比較高敏感性的動物的話，林務局其實一定會召開諮詢委員會來討論，就好比石虎，石虎的野放不會是唯一考量，我以前也寫過文章，石虎野放為什麼那麼複雜，因為在石虎突然變的很少以前，根本沒有人會去挹注經費去處理石虎的族群遺傳問題，我們要清楚這些族群遺傳結構，才可以知道要放去哪裡，知道牠們從哪裡來，但我們根本沒有這些數據。小白鯨有這些數據嗎？小白鯨其實也沒有親源分析這些資料，牠沒有，當牠沒有的時候，你想放都不知道怎麼放，你放回去可能是一個錯誤的族群，然後造成不必要的基因交流，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這是就族群遺傳觀點來看。因為這些動物在這邊也已經 10 年了，造成這樣的狀況，所以我們只能朝著讓動物活得久一點的方式去走。那剛才提到的豐富化，行為豐富化這議題其實也很久了，只是被公部門和動物園注意，動物行為豐富化其實也是很晚近的事，因為早期我們其實也知道不見得是沒有這理念，而是在你的編制和人員訓練各方面都難以兼顧的時候，就算有這理念你也很難去實施，也不是你丟個球讓牠玩得很開心，甚至你怎麼知道牠開心，你都不知道，小白鯨的臉就長那樣，你怎麼知道牠開心，所以在很多事情不知道的狀況下，我們只能儘量做做看。我這邊有幾個建議，第一個是網頁上，我們一直在講說公開公開，我們現在就用民眾的角度來看，假設你也是民眾好了，今天大家因為是海生館的人，所以你很知道在哪裡找到資訊，可是你想想看，今天海生館很多負面消息是從哪裡來的，從媒體來的對不對，還有民眾的發表，那如果我今天要去海生館網頁，我是一個民眾的話，我看到網頁其實我會覺得資訊不足，為什麼，我會覺得這是處理網頁這邊要設想一下，我進到海生館主網頁的話，我看到白鯨區對不對，那邊不是會寫平台阿什麼的，但我們在這邊不會看，民眾關心的是小白鯨的照護狀況，那這些文件我知道有放上網，但是對不起，民眾從一般展場進去看到的連結，他不知道其實這些報告是放在保育研究這邊，因為一般民眾不會去看研究部分，所以我認為對於大眾說明那一部份的資訊

連結，要做得好一點，其實只是一個連結而已。第二個是報告公開的程度，我知道例如像今天例行會議，水質檢測都有，放很多東西上去，但是我覺得公部門，尤其我們海生館，因為海生館有很多教育，我們很少告訴別人你要怎樣看待我的這些數據，你會覺得我們有放，你要他看的東西他有看到，所以說我有放東西，那我們的報告寫起來，不是很制式很學術不然就是很公務員的寫法，所以我會覺得說，我們放這報告上去的時候，可以有一個小結論，那種很簡單的我們要解釋什麼，不要寫說一切正常，你要告訴人家說你要如何去看這些數據，因為這是公眾教育，因為我也是覺得海生館可以在這邊多做一點，而不是說什麼唱歌像金絲雀，那我上維基百科就看到了，我幹嘛來海生館，你要教導民眾如何看這些數據，不慣是對於專業的、獸醫的、水產養殖的或是觀光遊憩的，這東西都是教育的資源，我覺得海生館可以去把數據解讀好一點，而不只是放上去而已，我覺得報告當然放的不夠多，現在上面的都是 2014 年的東西，有很多東西其實是跟小白鯨有關的歷史，很多東西只要你關鍵詞用對去 Google 都可以看到，很多是小白鯨引進的歷史文件，我希望也可以放上去文件公開這部分，讓人家覺得說這些來龍去脈，不要讓人家說你藏什麼東西，這是對大眾教育部分還有可以讓關心的人可以知道這些資訊。另外，海生館這邊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是行為豐富化或是醫療方面的東西，可是那時候像是宗賢寫報告的時候，他就說資料其實很少，他不像一般圈養的海洋哺乳類，所以你沒有那樣多資料可以找，可是我想說既然海生館有很多研究人員和海景公司這邊在協助後場這些管理，我覺得很多累積的這些資料，都可以發表，可以成為學術發表資源，即使只是一個紀錄，他就是一個經驗，而不是只是你一個內部資料的一個小事情，這對於全世界圈養這些動物的的方都是很寶貴的經驗。當然最後我覺得就是好好把動物們養著，但是，重點是未來，因為我們處理野生動物貿易這件事情，我身為這方面規劃的學者，我們會對於很多野生動物關注，因為以前審查只管保育類動物，那是因為過去執行機關自廢武功，沒有那能力去管非保育類野生動物，可是從六月一號起，所有野生動物都要申請，那以後我們對所有動物引入，我們都會考慮國際貿易壓力，保育採集問題，考慮動物福利，才不會在出現貿然引入，

可是我們缺乏照養的獸醫和各方面配套的後果，所以在輸入審查方面林務局會更..，當然未來主管單位是不是林務局我不知道，因為海洋委員會瞬間成立，海洋保育署成立，所以海洋哺乳類是不是海保署處理我不曉得，這以後可以注意一下。最後的意見是說，全世界經營很好的動物展演場，從來不是靠著一直買新動物來吸引人氣，我知道經營是很重要的，可是為什麼很多動物園他的動物其實沒什麼變，他的人氣也不會變，他們一直有新把戲和花樣，因為他們的研究和教育的底非常的強，可是我們很少把經費真正的挹注在研究和教育這件事情上，所以就變成說你必須靠新動物來吸引人氣的時候，受害的就是動物，而且民眾很少會問這些動物是哪來的，他養完後去哪裡，你只會告訴說他去後場了，可是這件事對於現在的動物福利觀念來說是不能被接受的，我們要让民眾知道說動物為什麼來，為什麼動物可以在這邊，如果我要的話可以帶一隻回家養嗎？我覺得海生館做為一個設備這樣棒，人員素質那麼好的一個場所，需要把動物的來龍去脈解釋清楚，我覺得這樣教育意義會較大，我們也會因為這樣比較想在這邊學習，謝謝。

陳館長啟祥：

謝謝顏老師。關於我們網頁上面的這些資料，謝謝顏老師，其實顏老師的感覺我很早就感覺到，我現在是講給公部門的研究人員聽的，那些資料民眾很少會看的懂，那怎樣把它用最適當的方式呈現出來，我相信要投入更多時間，更專業的設計。另外如同顏老師講的，臺灣白鯨研究的很少，獸醫也很少，那在整理這些資料上我們需要時間，那我們也跟各位報告，我們要招募研究人員來專門研究這些海獸，我們在9月23日會進行兩位人員面試，這些我們一直在做，只是我們甚至希望把我們做得成果可以趕上批評的速度，抱歉，我只是要讓各位知道，這方面我們要花更多時間，那發表方面，我們白鯨資料也需要有人可以去思考去發表，那這也是我長久以來跟公部門研究人員和海景公司說的，那麼多資料應該可以發表。那另外也跟各位報告，我們鯨鯊野放的資料也已經進行發表，現在進度是？甚麼時候刊登？

呂主任明毅：

現在是已經被接受了。

陳館長啟祥：

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些我們都一直在做。謝謝顏老師建議。

孟研究員培傑：

我補充一下，我們海生館在展場研究其實一直都在進行，不是鯨鯊以後才開始，我們更早之前在巨藻缸我們也發表過，我們一直在做，只要數據收集夠了，因為有些資料不是一天兩天，不確定的時候不能隨便講，巨藻缸很早就做了也發表了，後來鯨鯊也很重要也去發表，未來相信白鯨也是會朝這方向進行。

陳館長啟祥：

謝謝。

陳主任玉敏：

館長我有兩個問題要請教，首先是楊老師原本要進行後來又沒有進行的聲音行為研究，有沒有考慮進行國際合作，比如說今天有國際學者和團隊跟館方合作，有沒有可能考慮呢？

陳館長啟祥：

我代他們回答，我們非常歡迎。像我們這個月舉辦的年度國際研討會，就會有鯨豚和鯨鯊方面的專家，我們一直在做這些事情，這研討會是每年舉行的，今年也加入鯨豚主題，目的就是希望和國內外進行合作模式及引進新的知識。

陳主任玉敏：

另外是剛剛顏老師提的是很活的科普教育，我覺得大家對海生館都有這樣的期待，國家的一個海洋博物館，所以我在想我們這平台有沒有可能促成另一個機制是說，就像我們人都有侷限本位，我自己做動保20年，所以我聽到藝術家音樂家說你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談動保議題，我都覺得這創意無限，而且很容易接觸一般民眾，所以有沒有可能像剛剛提到說白鯨已經累積很多數據，有沒有可能用一種很有意思的方式來告訴民眾，就是這10隻動物來到館方他們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們人類做了什麼樣的學習，因為這些狀況，所以現在柳主任他們整個照顧團隊就不斷想方法要去做怎樣的改變，這些東西像剛剛顏老師說的，是對民眾很重要的科普教育，讓民眾深思面對說，原來我們把這樣巨大的海獸弄上來，會遇到這樣多的事情，而不是每次來只

看到解說牠們聲音像金絲雀，這樣死板的東西，所以可不可以促成一個，讓外部的人來參與海生館的科普教育，讓它可以更多元一些，就是針對這白鯨議題，有可能嗎？

陳館長啟祥：

對不起，我不太瞭解您問的這些，可能沒辦法回答。

陳主任玉敏：

可能做科普的是另外一個團隊，就是海景解說員下的一個團隊。那有沒有可能一樣召開一個諮詢會議，廣邀一些藝術家科普像是泛科學，來協助讓海洋科普教育，特別是從海生館這個展館出發，可以更不一樣一點，有別於現在方式。

陳館長啟祥：

我們請科教組或展示組回應。

陳主任汶珍：

在海生館鯨豚展示是為了回應社會大眾的期望，多數人無法潛水去看到海底世界，對多數的人來說，海生館是讓民眾認識神秘海洋的一個窗口，為了在高度及廣度上，提升博物館的功能，那我們在展場裡面，對於白鯨則是特別增加了整點或半點的解說，那解說內容我們當然可以檢討。另外在展場方面我們也在暑假推出科教推車，讓民眾認識鯨豚，人類做了哪些鯨豚保育。同時我們也積極參加保育工作，保育工作為海生館長久以來不曾懈怠的使命，我們在辦理科普教育活動方面，除了在展場之外，我們也會走出博物館，我們到學校對老師以及學生會有一些科普教育，其中有認識及保育鯨豚的課程，我們是希望說用行動把這些訊息帶到課堂上，而不僅是在博物館內，謝謝。

顏委員聖紘：

我回應一下，我剛剛講的意見和玉敏提的是兩部分，我講的比較不是展場講的那些東西，我講的是公共資訊說明的部分，她的是科普部分，但我不是在講導覽民眾，因為我們都很知道在現場，臺灣民眾參觀的習慣我們很清楚，就算你有很多資料要告訴他，他不甩你對不對，所以你最後能傳遞的資訊，就算你準備很多，還是會變的很片面，因為他就是沒有在聽你講。但我對海生館的期待是說，我們過去在動物園大型水族館經營上，當然有句話說你要回應民眾期待，可是我覺得，

做為這樣一個機構，我們應該是要去改變民眾的期待，而不是去回應他的期待，他回應他的期待就是看跳水阿，他就要看牠跳火圈阿，民眾就是這樣子，那如果我們一直去配合他，只會讓民眾水準愈來愈低，你要去賺到高品質的，願意花錢進來看的人的錢的機會會愈來愈少，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花一大筆錢進來看，還要跟一大群人擠在那邊聽你也不知道怎麼辦的東西，所以我們應該是要主動改變，但我們会有很多套，比如不用你的人，你講那樣就好，只要不要來鬧你就好，他不要去吃鯨豚肉就好，所以我才會說我們可以有很多套的東西。那我剛剛要說的是為什麼我們要把這些數據做比較好的呈現，是要避免被誤解，避免不必要的指責，因為大家都有努力做很多，但是這一些的解讀怎樣去看待這些數據部分我認為不夠，所以在飼養和科學研究和展示這些地方要想想看，比如說我看海生館網頁，看到就是把歷年資料列出來，那就是科學家和公務員比較常看到的東西，日期和檔案名稱，那和我們申請請假的東西是一樣的東西對不對，可是對一般人來說，那就是冷冰冰，無聊和看不懂。他不想看的時候，就算你做一堆東西，也會被說你沒有做。所以你可以在這網頁下寫這是怎樣一個報告，這一次發生什麼事情，可能只要 300 字，連看板都不用製作，也不用中英對照，那跟展場其實是兩件事情。我知道陳主任寫做了很多博物館和社會教育的文章，但是我們要讓這樣子的政策說明效果更貼近一般人的想法，讓科學家的努力，展場飼養的努力，教育解說的努力被看到，來減少認知的摩擦。

陳館長啟祥：

謝謝。接下來我們請展示組。

張主任至維：

剛剛所提資訊流通部分是展示組的業務，那我們在館長只是和跨域加值補助下，我們下半年會做官網的更新，相信在我們研究團隊和海景公司團隊提供的很多資訊，我們可以做很多補充。另外展示是我們的主力，當然典藏也是。白鯨是屬於常設展，過去我們在零九年和一零年也針對白海豚議題進行保育特展，那一一年到一二年，我們和很多單位進行三級鯨的保育特展，不同議題我們會有不同特展來做行銷，那這些行銷我們也都是希望可以巡迴展示，像白海豚我們就是和媽

祖魚聯盟合作，所以我們也希望未來可以繼續做這樣的事情。當然白鯨是常設展，那如何在常設展中，我們還有很多牆面可以做這樣的規劃，那這是展示部分。當然我們自己館內志工部分和科教部分合作本來就很密切，除了已經現有在做的，用特展和其他模式去推和有公眾流通部分，就是要讓大家知道，各位在做了許多努力，但沒有讓公眾知道是很可惜的事情。

陳館長啟祥：

謝謝。請莫老師。

莫委員顯蕎：

我今天來開會，覺得說本來是要討論是不是要野放，我們現在是往另一個方向討論說要如何把動物照顧好，我想這是一個方向。我自己過去經驗，以前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念書，我發現它為什麼是世界最有名的，是不是他們的研究人員把最新研究成果交給展示的人，去更新他們的研究成果，所以它的東西不用一改再改，但是一直在更新，世界最先進的東西都可以在這邊看到。另外他們有一些課程，比如說有教授到加勒比海做珊瑚礁，一段時間後會有一個課程完全就是講這主題。所以我是覺得海生館有很多研究員，有他們的專長研究，所以是否可以在他們研究專長裡面，比如說我是研究珊瑚礁的生態系，你給他一個課程，讓他把幾年來研究的經驗呈現出來，我們的國民大概就會過一段時間就有新的東西。所以海生館現在主要展示的材料是..，今天我們的人看到一個動物生病，病的很厲害，一動也不動，知道牠身體有問題，但是平常牠在動你也不知道牠在生病，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從行為上來觀察這生物，你當然要成功一定要有專家，所以你養的東西才活，活的動物會表現在行為上，所以我是覺得除了海獸之外，我很高興館長要聘一個海獸專家才能有專家的成果出來，假如沒有一個專門研究白鯨的人，你怎麼可以寫白鯨專門的東西出來呢。所以你有海獸專家你的海獸就會有更好的照護和成果，過去的數據由他來寫，這不是隨便一個人可以寫的，投稿人家不一定要，所以我是覺得除了海獸以外呢，臺灣比較少人做動物行為，所以你可以考慮聘一個海洋動物行為學專家，他就可以把活體的生物用一個新的科普教育展示出來，動物行為假如你寫很輕鬆的方式來介紹，海館有一個更好的形象，

並且灌注新的能量。我的建議就是說，比如說白鯨好了，你有一個專家把白鯨資料重新加強後，行為豐富化的原理你怎樣進行，怎樣用來讓動物更好，那你也有一個主題專門介紹這部分，看你們怎麼做，那來看的人看了之後發現，原來你們的專家用這些方法讓動物活的更好。所以我覺得從另一個角度看你博物館本質，不是都做死的東西，能夠做活的生物，因為你的動物行為做得好自然動物福利就改善了。所以我想館方將來是不是可以多去考量這些方面的發展。

陳館長啟祥：

謝謝莫老師。那我們是不是來繼續今天的議題呢？

吳委員永惠：

我想今天大家討論很多，都是為了白鯨，希望白鯨活得更好，那今天就是要討論是不是要野放，野放或收容有什麼困難，委員會要歸納出幾點有什麼困難。第二點是說照顧方面有什麼可以改善的。現在白鯨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的照顧，海景這邊不管是飼養或醫療已經是想很多辦法了，也許還有盲點要大家一起討論改進。第三個就是當初引進目的，原先是要做教育，剛剛提到10幾年前，動物福祉觀念還沒這樣強，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把動物福祉列入，也是近4-5年的事情，以前像是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等，會針對野生動物去關注。雖然白鯨不是第一級的保育動物，像貓熊那樣，貓熊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物種，但是為什麼大家對牠也沒有什麼大批評，我也是牠們的委員喔，各位知道嗎，那就是對於各種可能發生的牠們的行為等等，除了電視轉播，他們還是會包裝(這是一般術語)，教育大眾，你等發生事情再講，會很難解釋，這是第三點，我們回歸白鯨進口的目的是什麼，當然是要教育，把我們拿的到的資料製成科普教育，像是動物的生理生長在那樣冷的地方，我們這邊是給他怎樣的照護，做了什麼等等。

陳館長啟祥：

謝謝吳老師。

陳主任玉敏：

我想野放的問題，館長您說回到野放問題，我覺得這只是今天館方提出的初步評估報告，那剛剛我提的是說我們在問很多國際組織，如英國的國際鯨豚保育組織，他們有過野放兩隻鯨豚的經驗，所以我們也

都在接洽當中，所以我覺得關於野放議題，如果我們這邊可以提出進一步的評估，也許不在這四次諮議平台中，也許館方可以有更多評估資料，更多團體進來協助，我們可以再來召開一次會議，因為我覺得館方今天提出的評估報告，我是覺得沒辦法就..，但是我尊重像剛剛顏老師說不要野放，這一部分我們沒有任何堅持，只是說如果未來有更多資訊近來，我們可以到時候再開一個會議來討論好嗎？

陳館長啟祥：

我不太了解。因為我們所提的評估報告，後面也有很多參考資料，您是覺得不夠嗎？這是我們經過好長一段時間，去了解現在野放的結果，各種動物野放的結果細節都在裡面。

陳主任玉敏：

館長這樣是不夠的，這些資訊很多科普資料都提到，特別是陸生動物。

陳館長啟祥：

我覺得我們提到野放的時候，這是專業了，不是科普，這報告可以請宗賢補充一下嗎，這是用簡略的方式向委員報告，我們有很多的資料，總結在這上面。

陳主任玉敏：

館長我覺得這些彙整，大體上很多書籍上都看的到，我同意館長說的是這很專業的東西，它針對每個個體，在不同場域，或牠有沒有地方去，他要去哪裡都有一系列的..，好比說我們當初鯨鯊評估在海生館匯流的地方放走牠，這是當初就這區域我們的評估嘛。那現在這東西只是一個概略性的東西，野放捕捉這些過程，會對動物造成怎樣的緊迫，這些東西書上都有寫，可是我今天要談的是每一個個體條件不同，我覺得也許整個我們評估下來牠真的不適合野放，但牠是不適合移地收容又是另一個議題，我意思是說如果我們要評估移地收容或是野放，目前我們還是沒有一個明確的場址讓我們去評估，那這些只是概略性的東西我們都同意，宗賢整理的非常好我們都同意，但是這應該不足以做為今天我們在這邊，就要去否定，就決定我們不朝動物野放或移地收容的考量，我意思是這樣。

李獸醫師宗賢：

當初我會把這些資料這樣整理，是因為不管我們要把動物送去其他水族館收容或是把動物放到野外，讓牠們回家，不管我們要走哪兩條路，我們一定要請海景公司去驅趕這些動物，抓牠們和搬運，這是不管我們朝那一個方向走，我們一定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現在的技術也無法完全排除在這些過程讓動物可以百分之百不會出錯的問題，所以我才是會把種點放在這邊，不管我們要走哪一條線，我們都會遇到一樣的困境。現有技術真的無法克服，而且動物個體真的就是這樣大。而且過去野放的鯨豚成功案例中，是被圈養未超過兩年的個體，而白鯨現在已將養到這樣大了，和飼育員感情也已經建立，我不認為牠們到野外還可以被野外族群接受，因為我們還是要考量動物會不會因為我們的動作讓動物死掉，我們現有資料評估真的就是這樣。

陳主任玉敏：

宗賢提的這一部分我們完全同意，因為我們和你讀的資料是一樣的，所以我們沒有否認任就現階段而言，現在的野放和移地收容風險是非常大的，那不宜這樣做，所以我同意現在要做這樣的會議結論要這樣寫，現階段這樣的評估，我們不宜這樣施作，我沒有意見，那我剛剛說的是，假設未來有新的因緣出現，未來我們人類的智慧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我們還是可以用專案的方式來討論這議題，我意思是上次朱執行長提出這樣的討論，是一種各位委員想要想方設法想要讓動物更好，不知道館長我這樣講清楚嗎？

陳館長啟祥：

我很清楚，只是我不懂你剛剛說我們還要做什麼？

陳主任玉敏：

我是說現階段這樣的評估是不宜野放，那這樣結論我們沒問題。我只是說我們不要把它寫死了，未來如果有更好的因緣..。

陳館長啟祥：

我了解。吳老師請。

吳委員永惠：

就野放而言，我們做了那些評估所以現階段不能野放，那是我們的評估，但也不要否定他剛才說的，假如國際保育團體認為可以野放，但是牠們要就我們這邊白鯨情況，他要提出認為為什麼可以野放，但是

他要提供資料啊，像是我們要送去俄羅斯北極那邊，對方會同意嗎？他們要評估出來啊，野放過程中可能會死亡會怎樣，像宗賢看那麼多已經列的很清楚了，那是我們這邊的評估。如果國際保育團體認為他們可以，不能講一講要我們去做，像鯨鯊死掉要推給誰，他們要寫出他們評估為什麼可行，他們要用什麼方法，然後我們要評估我們能力，去做他們所講的事情，不然我們一弄中間死掉，國際保育團體一定批評，臺灣禁不起批評，世界保育團體也是很厲害的，我們隨便說要野放一定會遭受批評。

陳主任玉敏：

館長所以我們剛剛是因為這樣的議題，所以我們最後談論到所謂的展示教育，或是更親民的科普教育。那我舉一個愛丁堡動物園的例子，他們的大象展區，腹地很大，立了一個碑，寫說他們無法提供大象一個適合的圈養環境，所以他們不圈養大象，他們就用影音館代替，民眾看 3D 影像展覽比看實體大象的人還多，而且收到更多捐款。我剛剛談到教育問題也就是從這角度開始，假設今天館方在做，不是要迎合而是要超越引領民眾新的思考，所以我認為那已經不是現場解說人員的說法，還包括網站上的資訊和剛剛老師談的報告資訊的呈現。我常常來海生館，我會去問解說員說牠都不動耶，有一次有一個解說員竟然跟我說因為牠們很無聊，因為動保團體不准我們給牠表演，他回應民眾竟然是這樣的說法，那這是怎樣的科普教育。那如果換一個方式，因為他們對這樣展區..，所以館方用很多行為豐富化的方式，我們可以用小崇那一套行為豐富模式，因為這樣讓動物行為變得很豐富，這樣可以教育民眾。讓民眾知道原來養一隻貓咪要跟牠玩，不是只是給牠吃耶，讓民眾知道什麼是動物福利。我要談的是這些，所以我覺得海生館是時候應該要聽聽像顏老師提的很多很活的東西，也許別人有更多新的方法，在現階段可以讓 3 隻白鯨讓海生館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就去面對它，動物被我們抓來它的動物福利不好，所以我們館方如何積極的來想要提升牠的動物福利問題。若是這樣做，搞不好海生館會獲得更多掌聲和門票支持或是捐款，或是你可以變換一個方式，因為我的研究可能需要更多經費，關於動物福利這方面，民眾願不願意來捐款，就是為了改善這三隻白鯨，來讓牠們過得更好。

館長我這樣講夠清楚嗎？

陳館長啟祥：

講得很清楚。

陳主任玉敏：

楊老師覺得我們有點不同，我覺得是一樣的，我一直希望說我們敞開心胸來，把過去發生過的事情，我們把這些資料投射出來，讓更多人知道你們做那麼多東西，這些資訊讓民眾知道來增進海洋大型哺乳動物的動物福利和動物行為，像莫老師提的動物行為真有趣，一個新進人員會讓動物為不舒服，那民眾也會認為說我也是陌生人，我會不會也干擾到牠們我要注意什麼，我覺得這就是海生館的職責。

陳館長啟祥：

謝謝。我剛也不斷補充我們一直在做，不管是展示研究，我們一直在做，尤其是研究，國際合作我們也歡迎，我們也在找新的這方面研究人員，只是我們的速度可能趕不上你的要求，我們會加強，你剛講的我都了解。

吳委員永惠：

我們養一個動物 10 年前和 10 年後觀念差很多，現在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現在都把動物福祉，以前是四大項，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有很多疾病要去關心，他們把動物福利列為一大項，所以白鯨我們養了，原來目的就是說是教育研究等等各方面，那現在除了我們給牠..，動物福利有六大要求，免於恐懼飢餓，科普教育就是要讓人家知道說我們除了給動物吃飽以外，我們做了什麼照顧讓牠活的很快樂，大概主要目的是這樣。

陳館長啟祥：

謝謝吳老師。我們還有要補充的嗎？

張委員卉君：

所以館長我們現在討論到大家就是覺得說，野放這問題我們是不是一樣保持著開放性的討論，所以這次會議結論並不會對於野放做出是或否的答案，是嗎？讓我確定一下。

陳館長啟祥：

我們本來今天就沒有說是或否，在剛剛開始的時候，只是提供所有的

意見，一起討論本來就是開放的，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決定是或否。

張委員卉君：

因為我們也覺得說今天的會議，會讓大家認為保育團體就是一昧的主張野放，我覺得這部分也要澄清，就像剛剛玉敏提的對於動物狀況評估，從過去經驗或我們過去的資料裡面我們也都知道，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認為說保育團體只主張野放或收容，而是說我們提出另一個可能性，比如說國際合作，剛剛玉敏提到，其實國際組織已經在對於圈養動物的可能野放或收容做出一些評估，因為國際都在做這件事情，海生館在臺灣的圈養環境裡面，因為我覺得海館還是富有一個教育研究的角色，所以我相信，如果就這一個議題來看，應該是可以走在時代的前端，我們可以就收容或野放議題進行一個開放討論，那當然我覺得今天就是會議的部分，我想是一個共識，不是說一定要怎樣，但是呢可以保持日後國際合作的可能性，以上是再次確認這會議的結論。第二部分，剛剛顏老師和玉敏提到關於，如何增加白鯨在教育上的，讓民眾認識更多這部分，昨天晚上我在柳主任帶領下，去看白鯨夜宿的情形，柳主任也跟我解說白鯨狀況，我想其實即使我們在海上我們都沒這樣近的機會來看這動物，所以人可以在這樣環境裡接觸動物，我覺得是很難得的經驗，當然我並沒有認為這是圈養的合理性，但是動物既然已經在這裡了，有這樣一個機會，應該要好好把握。剛剛有提到一些怎樣讓民眾更認識白鯨，因為昨天柳主任和我聊的過程當中，比方說我們在那邊待了很久，看到動物大便的情況，那柳主任會跟我解釋說這隻動物狀況是怎樣，這隻狀況很不錯，另一隻可能是怎樣，那我會覺得說這樣一個夜宿的解說對於我，即使是我們長期在野外看鯨豚的人來說，我覺得都是很大的收穫，所以我會建議說白鯨解說可能可以做一個不一樣的設計。那上次我們會議中有提到比較敏感的議題，就是說要不要重新開放白鯨看台部分，那上次我們認為說在研究還沒有進行的狀況下，我們並不主張開放白鯨看台。海景公司為什麼會這樣提，白鯨看台對於民眾來說，可能你們認為它還是有收益效果的，但是我覺得說，換一個角度想，透過不一樣的解說，向我剛提的，像是飼育員他們現身說法的方式，其實不用到看台上去看白鯨任何的表演，但是飼育員他本身的知識和照顧動物的經驗，其實就

已經讓民眾值得值回票價了，所以我覺得說，我們這次沒有要討論是否重新開放，可是我不知道海景公司是不是有這樣的打算，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討論到教育和展示的方式，怎樣讓動物福利更好，怎樣增進民眾對教育的認識，我想這是可以朝向討論的方向，而不是說再回到開放看台，以上我的兩點建議。

陳館長啟祥：

謝謝。

陳協理泳銘：

我回應一下張委員，其實我們在各個定點都由我們飼育人員搭配解說人員，像企鵝海豹都是飼育人員在缸體內，解說人員在現場，經由連線的解說方式讓民眾了解動物今天吃的怎麼樣，那剛剛提到說白鯨，我們從 90 幾年開始就已經沒有做表演的部分，我們是想讓民眾可以很親近的直接看到白鯨，是可以被實現的，不是說像企鵝是在缸體裡面的，民眾不能進去，白鯨飼育人員在做餵飼或訓練的時候，讓遊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們本意是這樣，而不是說開放平台我們有多少收益，所以在上次動物死亡後，我們很怕，我們就把平台關閉，那後來我們想是不是要開放，讓民眾可以像之前那樣，經由解說人員和飼育人員，在動物在訓練吃飯的時候，讓民眾可以看到說，原來動物是這樣吃飯的，因為他們在隧道是看不到白鯨吃飯和檢查的情形的。上次我們提出這件事的時候，委員說你們要是沒有做到什麼，做到環境豐富化就不能開放，我們也一直尊重委員會決議，我們也沒有要跟館裡來申請開放。只是我們在現場第一線的同仁的立場，也是說希望能帶給遊客來認識的更多，你說這樣能多賺多少錢，我是覺得不是這樣的。

陳館長啟祥：

謝謝。

吳委員永惠：

我不知道野放議題是不是已經結束了，現在好像轉到平台開放這邊了。這邊就讓我們看一下，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寫了很長，因為我們是想說張委員，張卉君委員既然有些誤會，那其他委員對我們屏科大醫療團隊和海景間的關係，醫療動作是什麼，平常在做什麼，可能我們都沒

有機會講的很清楚，產生很多很大誤會，但我們是認為說我們開完會，有問題就問一下，我們會很樂意回答，不要一下子就罵我們，把我們罵得讓我們感覺受辱了，我受到很大侮辱，我在學校 40 年，當主管 20 年，從來沒有被人家罵這樣的，也沒有學生罵，沒有老師這樣罵，沒有對我的心態做法有什麼批評，這他們都可以知道。就像要不要開放白鯨平台這件事，我是同意海景剛剛這邊講法，這是看他平常裡面的內容，你如果平常陪著牠玩，這些步驟平常沒有的話，到時候你要做醫療實在真的有困難，你人平常沒有和牠們互動，那表演的事情也早就沒有做了，其實以前像颱風來，生病時候，我們也都建議過起碼暫時不要開放看台，甚至我也問過他們說開放看台跟收入真的有關係嗎，他們回答一點關係都沒有，就只是讓大家在那邊看，不等於是表演，因為實在沒有表演，就那些醫療或餵食和我們給牠做超音波，就是平常的互動，也不要把他想說表演一定是對白鯨有害。噪音跟那有什麼關係，真的拍手有關係，就教大家不要拍手嘛，那其實拍手大概也不會傳遞的那樣厲害，我講過三次了，起碼在我們這會議，因為白鯨會感受的主要是固體，像是在地面鑽東西，那些會從固體傳到海水，再從動物額隆和下顎這邊傳進去來放大八倍，這才是厲害，你說空氣中馬上衰減了，空氣的這一些聲音，那我們也不是說這樣就一定要讓觀眾可以大聲怎麼樣，如果說認為連拍手都有影響，那就說禁止拍手就好了。為什麼一定要去做噪音研究，你說要放水做噪音研究，那我們絕對不同意，因為一放水就是 2-3 小時，對動物起很大的緊迫，那所衍生出來後續的醫療，誰要負責？因為現在是我們在負責給他們諮詢，一有生病我們就天天擔心受怕。張委員你說第二個說白鯨死因，開了幾次會沒有說要真正討論這個，前一次會議原先第六案要討論，但是第六案的時候，中間有委員說最好討論到其他的，後來主席也裁示了，大家也同意了，然後就沒討論到，那我們這邊寫了很多，就說誤解的地方是什麼，那是希望不要把我們罵這樣。那 Blue 死因的話，因為我們現在在醫療的話大概是這樣，平常就是…。

陳主任玉敏：

吳老師不好意思，不知道可不可以冒昧打斷一下，就是說我剛剛看到您這一份資料，那我是想說我們是不是把今天要討論的事情先結束，

您這部分臨時動議再來討論。

吳委員永惠：

可以。

陳主任玉敏：

謝謝各位老師。館長，關於開放平台這一部分，因為上次也已經有過討論，我的立場是沒有絕對說不，並沒有那麼硬，像石頭擺在那邊無法跨過，我意思是說既然我們已經在做白鯨豐富化和互動行為了，可不可以一樣等到累積更多數據後再來討論這件事情，陳協理您知道我們並沒有覺得您的道理不存在，不合理，並不是這樣。那當初我們把這項目停止，那我們現在也很積極用各種互動方式，環境豐富化方式，我還是建議朝這方向來進行。柳主任說過去數據很多，但至少我們沒看到，那反正現在已經開始在做了，可不可能現在開始多一些整理，屆時我們再來討論開放平台這議題，針對行為部分。館長我覺得因為我們上次已經討論過了。

陳館長啟祥：

我覺得我們今天不用在討論這東西了。我們現在基本上也沒有考慮開放，至於以後要不要開放，就像您剛剛所提，我想這是程序問題，我們也願意這樣做。今天會議已經一小時多了，我可不可以就今天會議簡單下一個結論好不好，正式會議紀錄和結論會再發給各位委員。第一項就是有關於…。

陳主任玉敏：

館長對不起，還有一點我要提的是，海景公司的獸醫照顧人力非常不足，就我們了解，我想知道海景公司是不是只有一位獸醫師，這一部分海景公司可不可以跟公司爭取，因為我覺得誰可以這樣承受館內只有一個獸醫師的狀況呢？而且我覺得就館內動物數量來講，不合理，我覺得這牽涉到我們後面要談的很多東西，這樣多動物卻只有一位獸醫師，這可以討論一下嗎？

陳協理泳銘：

之前鯨鯊野放就提過這問題我也回答過了。獸醫師一位在待產，一位在這邊，還有一位是館方長官。

陳主任玉敏：

可是我覺得兩位不夠太不足了。

陳協理泳銘：

我們還有屏科大醫療團隊，這是是常年的。獸醫的這部分，我們獸醫師在現場，老師們也是每個月過來，觀察動物紀錄。

吳委員永惠：

不是每個月，這樣會被誤會。我們醫療團隊的人的緊迫是每天的，因為海景這邊每天做四次檢查，資料都會以電郵送過來，我們每天都在觀察，一有問題，除了這邊獸醫會打電話或用電郵過去，我們每天都在看，我們醫療團隊的人緊迫是蠻強的。

陳協理泳銘：

而且之前 Blue 這樣老師們是天天過來。我覺得我們在白鯨這邊已經付出很多了。

陳主任玉敏：

這些我都不否認，但我要說的是，有困難嗎？公司多請一個獸醫師，因為你去看國際間，像我們這樣的單位獸醫師配置，絕對不是只有兩位，你就動物數量去比其他國際上海洋動物的館，或是陸生動物的館，要是讓人來看，會說海生館才兩個專職獸醫師嗎？

陳協理泳銘：

那我要知道說標準在哪裡？那要編 50 個嗎？100 個嗎？

吳委員永惠：

我是獸醫老師，我有一些意見，就是說剛剛應該說看世界上養這些白鯨或是海豚的水族館到底他們照護人力是多少，不然就各說各話，你說不夠，他說已經夠了。就是大家評估看看世界上其他照顧白鯨的地方有多少人力，比較有根據。

陳主任玉敏：

像是在歐盟裡面會規定你要蓋這樣一個館，因為海生館內不是只有白鯨，還有其他各式各樣動物，那他來就是會有一個合理的評估，政府會規定你要有多少專任獸醫師，所以我在這邊拜託海生館，這部分應該要介入。

陳館長啟祥：

陳主任，剛剛泳銘已經解釋了，那這樣還是不清楚嗎？他說有兩名獸

醫師和我們海生館獸醫師還有屏科大老師的團隊，那這是哪一方面不足呢。

陳主任玉敏：

我從外界來看動物有沒有受到妥善照顧，那外界一定看不到這些資訊，這些資訊都在你們這邊，所以比方說你們有一個科學監測，你館內動物死亡率，你這個月到怎樣程度，什麼樣的疾病，什麼的樣細菌，我只是概略去舉例說，每種動物的健康照護，都可以有一些指標，你的出現率異常，你的死亡率，這當然可以來評估，可是這些資料我們看不到，所以我無法得知說，兩位獸醫和屏科大老師們的團隊，就足夠了，也許足夠，也許是我有誤解，我只是想知道說你們怎麼評估 2 個獸醫師就夠，你們怎樣評估兩位獸醫師和屏科大團隊就夠，這還是要有一個可以跟社會大眾解釋的說法，就像我在看台北市動物園一樣，台北動物園你動物怎樣死的都你說了算，每次動物死亡都說自然老死，我覺得那缺乏一個監督機制嘛。所以到底，也許真的夠，是我誤解，但是目前為止，以我知道就是說，館內魚的死亡率還是非常高，那也許白鯨有吳老師他們團隊在後面，白鯨牠們的即時醫療照護可以足夠，那其他動物呢？

陳館長啟祥：

這樣要談到其他動物就很廣泛了，請問吳老師您對剛剛陳主任有什麼回應。

吳委員永惠：

這邊的獸醫師他忙得過來忙不過來，當然我沒辦法去了解，在沒有獸醫師那段時間，以前我們一位林孫權老師，就變成這邊的獸醫師，弄得很緊迫，結果去年要請他繼續的話，他太太一直阻止，因為以前就是他照顧動物，白鯨沒怎樣他就先怎樣，結果我師母就是不答應。現在我們天天都在監視掌握白鯨狀況，那這樣做法。當然醫療第一線是這邊獸醫師在做，這邊獸醫能不能承擔要他自己表達，我們不能替他表達。

陳主任玉敏：

那至少以國際間像我們館這樣規模的館，2 位獸醫師是不足的。宗賢當然也是獸醫師，但是他是比較居於文書審核這方面的作業。所以經

理這方面能不能拜託跟公司這邊想想辦法。

陳館長啟祥：

這我不能幫他們做決定，不過謝謝陳主任，我了解您的疑慮，具剛剛獸醫和老師意見，我們認為這團隊能負擔起館內生物的維護，至於標準要多少我們也不知道，但是我們會持續溝通。

陳主任玉敏：

館長那下次能不能做一個資料，查看國外水族館資料。

陳館長啟祥：

可是你不能引據外國編制來反應到國內。

陳主任玉敏：

可是那可以有參考值，多少動物多少人。

陳館長啟祥：

我知道會有參考值，可是你常常要我們參考的時候，會把外面的值，歸納成我們的值。那我要講的是公部門，有編制的問題，這沒辦法。那私部門這邊可能也有編制或是其他問題我不是很清楚，那我意思是說這部分我們會去仔細監督，會認真去考慮，我們也願意這樣做。那礙於你說的標準，你也不能說把國外的硬是加進來。

陳主任玉敏：

館長我補充一下，我也跟您說過，做為非政府組織，我們很願意在預算上，透過遊說立委來幫助海生館，假設說今天評估出來，私部門做不到，海生館這邊可能再有多幾位獸醫需求來進入現場，如果這是預算上的問題，我們很願意來協助。

陳館長啟祥：

那最好。

陳主任玉敏：

館長，所以我意思是說還是要有一個評估以利我們去遊說。

陳館長啟祥：

陳主任你們意見都很好，不過今天這會議還是要來做一個結論好不好，那接下來才是臨時動議。我們今天主要是針對白鯨野放，那根據各位委員的意見，現階段是不宜野放，可是我們對於以後，或是世界環境，或是野放研究，制度相關等我們都採取開放態度，這委員會並不下結

論說以後一定可以或不可以，因為那結論不是我們能做的。那經由野放所衍生的今天這些次要議題，雖然是次要，可是我覺得才是我們海生館要..，以前已經在做的我們願意繼續地做。從野放之外，我們要好好專注在現有的動物，除了好好飼養他們以外，我們在展示和教育要更能夠把實質的意義轉化出來，包含我們改變公共資訊，我們經由持續的研究努力之外，我們也願意從研究發展到展示教育，尤其是解說教育，我覺得非常重要，這些我們也一直在做，只是很多委員提出來的，像我說的，我們真的是進度趕不上說出來的速度。我們這會議就是一個平台讓彼此可以溝通，我們也想讓各位在比較不了解部分，讓你們知道我們做了哪些努力，你們絕對要相信我，尤其是我們海生館，這些我們都在做了，那最後尤其是公共資訊，尤其是網頁，我們希望把白鯨現有和以前的資料，除了展現出來以外，也要變成更科普化資料，讓民眾對這些飼養的白鯨更了解，而不是只是來看看而已。那接下來就請吳老師要進行的部分。

吳委員永惠：

略。

張委員卉君：

這邊我要回應嗎？

陳館長啟祥：

不用吧。

張委員卉君：

不過我還要回應，謝謝老師寫這樣多。

陳館長啟祥：

就是吳老師他寫了一些意見，你需要回應嗎？我覺得這是溝通而已，可能有些誤解，我覺得我們這樣一個委員會，主要就是大家可以彼此討論一些細節，至於公開到外面，可能要更了解再去公開。

張委員卉君：

很感謝老師花時間寫這些，我相信如果我們在第一次或第二次討論時，老師認為我是門外漢，那我也有不知道的地方，那像顏老師說到公開的數據，動保團體也希望有公開的數據，我們也需要解讀數據的能力，如果醫療團隊的這專業，願意多說一些讓我們很清楚地瞭解這是怎麼



一回事，那我覺得老師今天這些補充很多，如果這些資料在上次就有，我會把它視為是之前不足的資料補充，就補充上次我沒看到部分，像老師這樣寫出來就會減少大家誤會。

陳館長啟祥：

吳老師意思是說不要再有第二次了，像剛剛吳老師講的，有不了解的先問清楚。

吳委員永惠：

在每一個機構裡面所有的東西，不是說都無條件就公開，你有什麼情形需要講過來，我們都是很開放的人，就是可以幫你解釋回應，不要這樣一下就弄出去。

陳館長啟祥：

就我跟各位委員相處這幾次，尤其是屏科大老師團隊，都是很好溝通很專業的，如果有問題都可以來請教，絕對沒有問題，他們也不會隱藏什麼東西，只是有疑問可能有不了解，只是我認為不宜在不了解的時候發布出去。

莫委員顯蕎：

在您的資料有提到我名字，我沒有在公開場合發表東西。

陳館長啟祥：

可能是會議中。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莫委員顯蕎：

假如我在會議中的評論，不是在私人場合公開，否則假如這樣，我就不寫任何建議了對不對，就是說你交一個報告給我看，我對你的內容有建議，並沒有做一個任何不公的一個..，我覺得我的個性不是這個意思，只是說假如我對你的報告不能有建議的話，那我們不要來這開會了，你不可以誤解一個人，我是認為說，我們對於任何專業的東西，寫任何東西要很小心，因為我沒有公開說任何一句話，但我這樣看好像是我沒有理由在臉書上寫，所以我覺得我在專業上..。

吳委員永惠：

不是，是因為張委員臉書可以看到。

莫委員顯蕎：

因為我沒有在臉書講任何事情。

吳委員永惠：

不是，不是，和莫委員沒關係。

莫委員顯蕎：

好像我也在上面。對學校有不尊重。

吳委員永惠：

沒有，沒有。

陳館長啟祥：

我替海生館感謝各位委員，每次很細心竭力的來這邊參加會議，給我們很多寶貴意見，海生館一直往這方面走，建議也都聽進去，但是改進速度不夠快，公部門要加緊努力。這委員會我希望是非常愉快的，因為我們在這邊依照自己專業討論一項非常重要議題，提供彼此意見，有些盲點就能改正過來，我覺得應該是用這樣去看待它，有些誤解也希望能夠彼此溝通，對以後事情的進展會更順利，我們今天會議就到這邊結束，謝謝大家。

